

封面故事

# 乡间响起拍卖槌声

本报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蒋攀 通讯员 王亚青

12月6日，宁波宁海番胡村的古祠堂里，59岁的厉志宏和他的同伴胡永伟、张建林一大早就张罗着搬来几张村民用作摆酒、吃饭的八仙桌，一字排开，两大箱从村民家中收罗来的木桶、竹篮等铺了满满一席，最后挂上“乡村拍卖会”的大红字样。

一切准备妥帖。厉志宏他们所忙活的是村民不太能理解的。作为草根收藏者，他们迷恋着乡村老货，四处收罗“破烂”。今年10月起，他们干脆尝试办起乡村拍卖会，鼓励村民把家里闲置的日常老货整理出来拍卖，变废为宝。

没想到，志同者还不少，每次乡村拍卖总能吸引百来号普普通通的城里人，甚至周边大城市的居民也赶来凑热闹。如今，乡村拍卖会平均每月就要举办两场。

几小时后，番胡村的一场“乡村拍卖会”就要开锣，当农村这些并不起眼的用具摇身变为“棒槌”下追捧的拍卖品时，一场乡村与城市的心灵碰撞拉开了，循着它，或许可以听懂些许当下乡村低吟的话语，还有城市正在萌芽的多元化需求。

## 拍卖现场 老物件引发争夺战

“50元！”“我加20！”“100元我要了！”“等等、等等，我出120元……”

一连串蹦出的数字，打破小祠堂许久来的沉寂，乡村拍卖会带来的高涨人气，唤醒了祠堂里沉睡的雕梁画柱。

这会儿，祠堂外停满了各地牌照的小轿车，村里人说这热闹劲儿快赶上过年了。祠堂里挤进来几十号人，他们拿着各自的号码牌，此起彼伏地连连叫价，承担本次落锤任务的主拍者屠涛不得不加快语速，以跟得上竞价的速度。

据说，今天场地有限，算不得最火热的场面，上次在另一个村举行的拍卖会，一下子去了150多人。

与高人气相对应的是桌子上那些“寒碜”的主角。

漆漆的竹篮，烧炭的熨斗，缺了一个角的青花喜字瓶……数数这四五十样拍品，似乎没有一样够得上古董级别。像那只大红色的朱漆木桶，布满了尘，不知是从谁家那不见天日的阁楼里翻腾出来，也许差点被丢弃。

可是，那只看似无用的小畚箕却引发了争夺大战。

叫价很焦灼，一件物品，往往有十几个人追咬。28号“竞拍者”显然看中了小畚箕，连连追价，裤兜里的现金鼓出了一大块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“农村不能刷卡，必须带足现金。”他已经很有经验了。

小畚箕长20厘米，用竹子编制而成，外表已经有了一层厚厚的包浆，发黑、发黄，不过因其小巧玲珑，颇有趣味。货物的主人是78岁的村民胡美女，一辈子呆在农村，她说，如果放在几十年前，村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四五只，有的用来淘谷粒，有的用来扫灰尘，值不了几个钱。

起拍价五块钱的小畚箕，价格比“主人”的血压蹿得还快，没等反应过来，榔头敲响，小畚箕以200元的好身价易主，主人心里偷着乐：“城里人这是怎么了，200块买个没什么用的旧东西！”

短短一个小时，四五十件旧物已经出空，仍有人不停地追问：“还有没有宝贝了？”

或许连农村人自己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些老物件建起了它与城市之间崭新的关联。与之前不同，这无关乡野风光，无关新鲜空气，是农村自带的本领，引得城里人以一种仰望的姿态打量农村。

**核心提示：**旧时农村用的竹篮、碗盆，如今走上了乡村拍卖桌。一槌定音，城里人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将它们带回城，乡村以这种新的方式与城市展开对话。活跃在宁海乡间的拍卖会，不仅仅是城市对乡村的一次次追捧，更有着乡里人的觉醒。他们放慢动作，开始细细打量握在手中的老物件，以一种公开、公正、诚信的方式，赋予老物件，同时赋予乡村新的价值衡量。



拍卖会现场，追价声此起彼伏。



烧炭的熨斗。



拍卖会上高涨的人气。



城里人追捧的老物件。



村民送拍古钱币。



红漆提篮。



登记拍品。

本版摄影 陈云松

## 老货进城 着意宣泄乡间念想

捧着斩获的六件拍品，42岁的俞永义乐呵呵踏上回城的路。

路并不长，二十来分钟车程。可对于一起被带进城的乡野旧货而言，就像农民进城一样，不只是简单地挪个地方，或搬进洋房。

那么，拍走的老货另作何用，就成了乡村拍卖会背后最有意思的追问。

一块石窗是俞永义最满意的收获。这件来自农民倒塌的石屋里的石窗，上面雕刻着龙凤的精致花纹，不同于普通石窗只有一面雕花，这块是双面雕，像极了旧时大户人家用的石屏风。

“拍这块玩艺之前，我就想好了用途。”俞永义的新家正准备装修，他打算收罗些老物件来装扮新家。他规划着，石窗就镶嵌到

门厅玄关处；而那只10厘米长的小竹筒用来装茶叶，就那么随意摆在木桌子上可比什么现代的铁罐子、玻璃瓶好看多了；红色的子孙桶可以挂在墙上作装饰，怎么看都美！

俞永义是一个环卫站工作者，而像他一样的城里普通人就是乡村拍卖会的主力军。

“我收罗的老货都是些日用品，不是搞收藏，不在乎他们在古董市场的价格，只想找找农村生活的回忆。”俞永义说，农村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，一瓦一木都是回忆，年岁越大，回忆越浓。城市向往农村需要一种载体来宣泄，乡间老货打通了这一条情感的通道。

老货进城，也给城里人带来另一种生活。

43岁的童慧娥身上有着当

下城市流行的文艺范儿，家里堆满了各种各样从农村淘回来的宝贝。为了把老货带进城，她隔三岔五便去偏远村庄转悠，漫无目的，却总能遇到惊喜。

一次，她看到一幢老旧房子倒塌了半边，已经废弃，便突发奇想爬了进去，左找找右摸摸，发现了一块木头板，上面刻了个大大的“有”字。她找了村里好多老人问，都不知道这块木板是作何用。后来，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揭开谜底，这是以前有钱人家稻谷收成后，怕长工动手脚，用来“封印”谷堆的。

“寻找老物件，也是在接近最朴素的文明。”在童慧娥看来，如今的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不再是城市到乡村的单向输送，而是慢慢地开始展现各自优势，互补融合，形成全新的价值观念。

## 觉醒时刻 留住咱村的老文化

75岁的番胡村村民胡功芬在这场乡村拍卖会里有着双重身份：送拍者和竞拍者。

胡功芬送拍的是清末民国年间的一对绿色盆子和一只陶碗。“都是祖上用过的东西，传了下来，民窑烧制，没什么古董价值。”

不过，拍卖进行到一半，胡功芬便后悔了。“家里的老东西已经不多，整个村子的老物件也被一拨又一拨的收藏者带走。想想现在买来的新碗，虽然要几个有几个，但老货都是当年手工打造，件件都有其自己的故事，独一无二。”

想着想着，胡功芬不自觉地举起号码牌，高价拍回了自己送拍的两件旧货，他决定不卖了。

仔细观察这些受追捧的老货，不是一锤锤打出来的，就是一

点点编织而成，时间与心血流淌其间，滋养着乡人的日常生活。每个乡间老货都能说出一段乡村历史，描述一段乡野故事，浸透着一份人与人的真情。

只是，工业文明席卷全球时，城市里的便利，城里的新潮玩意儿，让这些老物件和它们所属的乡村一样，变得沉默寡言，变得不再自信。一旦有条件丢掉陈旧，换上新的，每家每户会引以为豪地果断行动。胡功芬还记得，最初塑料桶取代手工木桶时，家家户户都能用上塑料制品而自豪。

“有一年过年母亲准备新鞋袜，别人收到的是一双尼龙袜，而我的是一双手织的棉袜子，我还为此生了好几天气呢！”胡功芬笑着说。

“可要是换作现在，正好反个个儿。”胡功芬总说手工的东西有味道，用起来顺手，可他怎么也说不顺手是什么。

被称作“日本手工匠倾听者”的盐野米松替胡功芬的感慨做了解释：“原来那些经过人与人之间磨合与沟通之后制作出来的产品，使用起来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的身体，还因为他们是经过手工一下下地做出来，所以他们自身都是有体温的。这体温也让使用它的人感到温暖。”

胡功芬的变卦和情怀，或多或少代表着乡村里日渐觉醒的一群人，他们不再急于将旧物品出手，而是放慢了动作，开始细细打量它们。

乡村的老货走红了，一场场乡村拍卖会仍在继续……



■ 编后语

## 灵魂在乡村

许雅文

一边是“灰头土脸”的红漆竹篮、烧炭熨斗，一边是穿着得体的城里人，因为一场乡村拍卖会，碰了个正着。

城里人爱旧货，原不是一件新鲜事。玩古玩的大有人在，且看红红火火的收藏鉴宝类电视节目，便可窥见一斑；城里人追捧乡野里粗朴有余的日用品也不是新鲜事，太多人踏进最偏远的村落，只为寻求能代表乡村记忆的一砖一瓦。

而乡村旧货与拍卖的碰撞，让我们感兴趣。

乡村旧货是什么，是那些有一定年岁，出身或许平凡，却有着一个时代生活烙印的物品。拍卖是什么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，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，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。

提到拍卖，就不能不想到首富比与佳士得两个行业巨头，自然就要说一说英国，那个古玩铺和乡土博物馆林立的国度。在那里，乡村拍卖会也很常见。

也许频率是每周一次，也许某天傍晚，你便能在英国乡村与拍卖会不期而遇。或许在一间不起眼的茅草屋，或许是一个破烂的牛棚，有时索性就在一块空旷的场地上，乡村拍卖会就开始了。所拍物品古董很少，多是用惯了手的农具，一把木吉他、一些自家不用却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域颇有趣味的生活用品……

不同于高端拍卖会的紧迫，英国乡村的参与者往往往边喝咖啡边等开拍，不急不躁，一桩温馨事。竞拍者用一种公正、诚信的方式取得自己心仪的物品，所有者也能在竞价中获得较为满意的货币交换。旧物一直能重新被认识和珍视，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。

而发生在宁海的乡村拍卖会，也正因为这种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方式进行着。我们愿意看到，这样的方式给了乡村平凡之物一种新的价值考量，从而也给了农村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。

也许因为这样一种新的认知，乡村不再一味地追逐城市，而是将带有自己印记的东西保留下来。未来，我们的每一个村镇都会重视记载过去、保存历史，不再千篇一律，拥有自己的骨骼和血液。



点点指尖，回到老家  
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  
官方微信平台。